#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天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挽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種爲兢兢書贊帝堯乃武乃文葢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聖人豈于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爲用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旅馭軍而文治
光昭于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
文孫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而與
虞夏殷周競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疆隅小警不無震驚然
金甌卒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
上日夜思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務葢于羽舞階鼓鼙思士實竝圖維軌事焉而蠢茲醜裔逆我顔行二年于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政教懷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之棊置自若也班操之沓上自若也盟帶礪者列第而居綰組符者專閫而控迺動云無將動云乏之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鎭若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容兵散如摶沙土著聚亦

兒戲總帥藉之勳胄旣蔑禮之惟艱訓練寄之
戚臣又典兵之冇戒戔戔脣吻迄無成功說者
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
文事者必冇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
以內修外攘非岐塗也即如
先朝蹇阿台剿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劇倭奴以
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杕杜者詎
異人任毋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武之
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

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厥
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並用
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
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以課
實無事勵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之鎮定其
道簡而嚴惟斂以赴機疆場之柄在勝負廟堂
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以勤斂提著胸貪欺

之習則敢於退不肖決於懸大慈而壁壘作同
仇之捌氣以勦斂轉消逃邪訧之軸則天無不
肅殺之陽春世無折康耻之爵祿而樞闢欽率
作之颺言故丕冒海隅成不怠於若彛撫事而
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熙未踰
絕險而慮切顧僕輸藏小民難保甫閭烽燧而
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一乾妙陰陽乎
不測上固文武惟后下亦干城腹心除千古兇
殘保萬年家室必繇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
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耶 雷出震
而省厥躬仰棣楠俯几筵紹庭陟降 執競無
競褒忠烈而封椿揚者定之折衝 恭先孚先
別貪廉而位事蹟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
筵琢雲漢之天章 翕受敷施謨草含龍光之
霽色一學古訓其有獲冒聞廸見畏天顯而顧
民岩 受成命不敢康震疊懷柔揆文教以奮
武衛國已神勇敷奏鞅韐六師濬哲發祥本支

百世薦馨靈蘇濯而黎獻盡臣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專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爲堯舜之主臣在草茅矢非堯舜不入
告即禹湯文武不敢與
陛下比德尚敢擬拾舊聞不抒一得以副
明問臣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之出於一也以聖神文
武之君歉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爲君之無盡也

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明試言底於可
績懼遊談亂之耳禹敷文命而萬世永賴湯布
昭聖武而聿求元聖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
而耆髦斯士懷保惠鮮既獲仁人永清大正總
以知人安民爲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
之兵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
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
與斂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可審

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

剿倭奴適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約諸

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堯舜之治

統卽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竊覩今日有不可不

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之局勢有容於進取

之謀筭而要在破虜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

人定進取之議今之燕薊特漢唐廹渭橋逼甘泉哉彼通西域六詔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遼陽廣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八城棄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此謂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非虜取之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捐以與西虜又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之而猶鞠爲荒草蕩爲墟煙我日退西虜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日進西平之䘏殲錦義之格拒鎮江之俘獻薊

異人任哉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益奴犯山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鷙鳥於累百兵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縣關外一二百里集鴻鴈招熊羆而遡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大順而後城環慶斷蕭關鳴沙卒反靈夏横山之地乎夫王驥抵上江韓雍薄藤峽王守仁擣安慶顧其時物力饒而雷擊電掣非摧殘烈焰無堅城可收保比又意者近邊數百里各宿重兵衛地則合交互分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狠秦不出

函谷乎夫譚綸將戚繼光築薊臺立車營
肅皇帝遣右司馬大閱十六萬之師顧其時繕
甲增戍所在騰飽非宿將去其家丁連年調發
甚若暴露比而轉怯爲勇轉詐爲誠轉恢弘爲
精密倣漢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計失遼
所省量減所派厚其蓄力耐煩綜理責之敢勇
深入凝恐負重之將此謂進取之圖算然其要
在破虜情傳介子斬樓蘭龜茲持黃金錦繡擒
之樽俎以神暇而膽厲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

以克莎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郅支能善用其豪傑也郭元振柬烏須勒雨雪中其子反獻馬駝牛羊剺面泣送以宿望運急智也元戎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又有抱孫之痛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能如寇準叱曹利用以三十二萬成約否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制能制東虜而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

又其要在振懦習

聖問曰政敎慶綦而文德闢聲容盛而武功衰

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營禁衛何以承
樂之較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兵戰
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華騰驤詭糧罷監槍
權蠹則斷行而窟穴厮養無賴槊置不詰問班
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軍衛所何不勤蒐訓
集有軍不清有塞下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
屯何勇於壞成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
祖制武有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敷
法重則易恩敎嚴則易使非佗佗之射御効截

裁之論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勳胄戚臣皆咋
舌矣問綰紐符者不戰奚守無兵奚戰不練奚
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狼辭封邑兹實
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桓鮮卑之驛貢何其
少問募兵何以罪帥棄弁攫金斂怨試以多募
遠募之費厚見卒扉屨糗糧調發召募土兵客
者盡精勁矣此謂振懦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
劉　請捕張角賞以國土李泌議光弼子儀三
地勢其四將裴度請行營併諸將心力願其言

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殲亮抑豈知
須決敗盟憂先淮海哉虞詡令朝歌守武都抑
豈知力諍涼州之棄鄧騭等忌擯之哉臣觀人
才篚而不精布局闊而少容其識短也故求奇
識之人寇恂伐百萬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
給軍卒降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脽骴克平安
史李晟假詔從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
游瓌決策入衛以銳士火戰棚張齊賢列熾燃
芻敗賊土皆登反歸功盧漢斌張惟孝力解輿

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覩大吏逗遛於危疆簡書委頓於草莽其氣餒也故求忠勇之人頡真卿增陴濬湟料簡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隆知凉州立標簡試詰武庫選仗給三年軍資高崇文卯受命巳即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射計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覩角雌雄於門戶工鉛槧爲翰鈐其衛弛也故求儲備之人龐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齎二十日糧擒頡利於反掌王童恭且舉事段秀實速司漏

吏嚁執斬之張萬福立馬江淮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睥睨不敢動臣觀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
高睹墅之容其救懈也故求撲變之人得若人
而擢一文臣右文郎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郎
右文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俗文繇武張武因文靖
之大指歟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蔬添樞貳
以別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之職方久
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撫臣絕杳送之弊陋邊

圍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關外要害卽以其地官之有良將何患無兵善將將何患無將而尤無使閫外決機盈廷分謗則議在專責成嘉靖給事楊允繩疏銓除剗量邊腹痛抑規避故沿邊守令破資格錄異能捷其陞轉良急務也孔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堪宰相竟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之 畀太宗各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之聲而課能不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术東下非知府陳規

有米數萬劉錡不守今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甲曳兵米粟一炬以京營推之一家費十兵一人侵十餉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急便宜通糧則議在聚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斯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馬驚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番雜用則議在募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不一八萬人之銳李抱真不蠲租給弓矢德裕不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

軾不別儲餘錢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
議在勤練恤以覺華為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
轉鬬或蒙衝直抵遥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
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朱法
兵敗必誅贓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鐵開鐵不
逮撫廣寧巳事之鑒也夫小戎以義與師婦人
勇於赴敵漢將恨虜未滅去病恥不問家今司
寇之斧鉞不嚴貪紳之肺腸日爛以廉恥生天
下之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罰

詔中外亟修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
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於
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顧　國家之急也
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之使民不敢不
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戰而守令守漢以棄
利與匈奴逐唐憲宗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
路被兵必有優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遼
欲食騶桑之報忽而爲奸爲黠反不及旃裘之
倫亦大可念惜矣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爲單吏捕逐至引富弼活饑民五十萬選爲兵者十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垠武以安人利衆爲七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與斂之效歟省游言無使必可行之言至于必行而行巳無及節冗費無使不獲巳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巳不支失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接其形勢內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紛降信

虜之轍擇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
王敞舉楊一清王崇古以戰爲撫李承勳修鐵
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却
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
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內
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
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
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勍敵有備無患
今日之六經也令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

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文者同
陛下握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羊九牧預懸師武臣之炯
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朞月萬年佇集同心德之大
勲惟斷乃成咸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景運
如日方升矣臣干冐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擬進

神廟實錄表

伏以

祖德如天一代圖書懸日月史編傳信萬年繼

述著苞符文武方册之存昭哉嗣服

聖神功化之極詒厥孫謀覲茲耿光監于成

憲欽惟

神宗顯皇帝　濬畝中正　受命溥將　隆孝

事千

兩宮寅敬承干
二祖蓋不徒雞鳴問暨愼出入必遠憸壬抑且
燕翼貽謀建　元良式啓藩輔　詒
祖陵誕舉山嶽時邁　望石景嵩日渾河任人
倚重輔臣艱難遊大川其弘濟包容言路理道
鞠保居以叙欽　覽帝鑑圖成　大婚而釋女
誡　書大寶式惘飢困俾繪流民平糴無甚貴
甚賤之憂　步禱懷制事制心之慮　罷織造以
垂典則　命水衡乃乂河淮　嚴課考成公私

皆饒積貯時　蠲逋課庾廩頻渙　王居築堤
袤道里四千減漕擲米粟百萬司民沿畝而清
丈貪吏入邊以解賍百官書職名于　御屏郡
國聽式法于科核　稽歲入而敦儉　遴會典
以飭新　講衍義讀春秋疆圉握勝算　斥貞
觀誦禮記彝敎懋惇庸正學宮必方正博聞之
士選名將皆廉勇忠信之良勤練鄉兵務限月
餉　脩大閱而勇智廣淵　遣行邊則幅員旣
長不震不竦如雷如霆火酋犯我顏行革其市

賞史寇擒于順義俾驅套松屏封貢于倭奴海外有截給非關以鍋豆開原適寧哈赤質子而叱書應龍僞降則梟使決黃河怒水而移示賀蘭虜級斬孛烈焰之中燒龍山積谷而悉簡閩廣水兵蕩倭玄菟之窟孤田氏水西之援燒二關而奪三山攀健爲笻笮之藤合八路以焚一囤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瑞肆　赦抗忤之吏移　釋縶纍之臣當

聖情疑慮之時一動一言自鎮定于四海雖

深居靜攝之日一心一德常默運于萬幾蕩蕩難名四十八年之實錄繩繩可繼百千萬祀之洪基以史準經即文見道乃自鼎湖之龍一駕業奉纂修奈值華表之鶴雙飛竟延歲月篤祜有光於
烈祖揚休悉賴於
文孫特兆大横纘承丕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先天弗違與治同道求多聞時惟建事於緝熙日殫厥心懋昭若彝撫事

之猷首諮世德作求之實夙夜敬止紹庭厥家
仰渙　綸音重加叅訂取裁　宸斷勤用較讐
申命臣某等爲監修官臣某等爲總裁官臣某
等爲副總裁官臣某等爲纂脩官左史右史之
注存羹牆如見內治外治之提挈主善爲師歷
三朝而成書閱十載以竣役恭成
神宗顯皇帝實錄若干卷進　呈臆先臣進
高皇帝之詩文彙
神廟索　累朝之訓錄捧琅函於　乙覽珍金

匱以晢箴念德必首彛倫訏謨動遵　懿訓屆
歲首而見景星慶雲之
元子多曆年而修晨昏慶忌於
慈寧識大爲先立隆斯極伏願　率
祖攸行篤　曾孫於有慶　法
天致治配元命於無疆

# 天啟二年直講

臣陳仁錫

## 日講講章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說有禮則和和無禮則不和總要尚嚴肅的意思有子說禮以辯上下定民志惟其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天下極

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斯盡善盡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說箇大兼說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只向寬縱一路去了惟其事事逞不得願欲在在越不得範圍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是和處這便是在在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把禮來節制任情放肆不和成甚先王制禮原無這一條路如何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件不貴和而有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

而無禮則不和用禮者一以敬肅爲主方不失

先王制禮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日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

首務

宣宗章皇帝日兩晋風俗滛僻士習浮薄先王

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

之初僭亂方平飭在名分是先王制制立極之

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起弊

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本原之

地在乎朝庭豈有　堯舜在上臣下敢效晉魏
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主身上凛
肅做起
皇上秉道鑿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
知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誦小大繇之一
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　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
大處勉遵典禮若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細的所

項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謀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端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事天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佞倖一輩挽回補救全然倚他不著然後痛心疾首下詔求賢則何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慎之

日講講章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教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是

必可行的道理耻辱是喚醒無耻的良心親是

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不失言

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慎重方可保其

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如渙汗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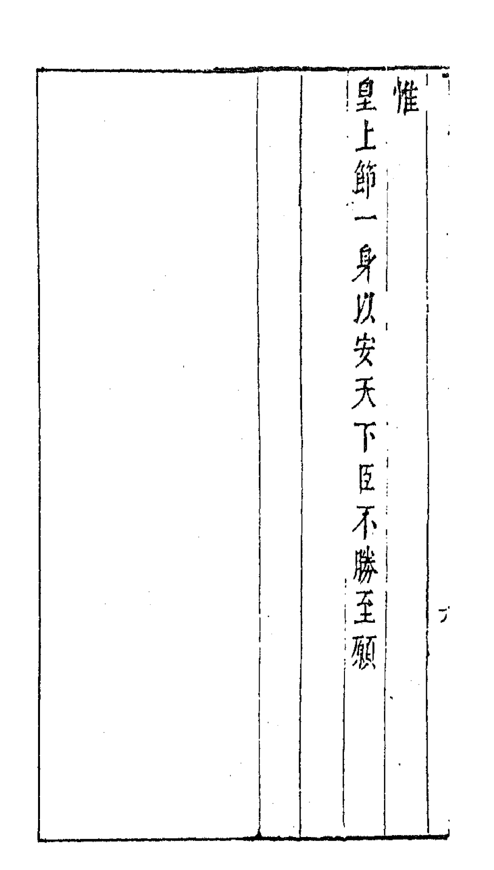
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世那箇不信從

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復后世詔令月煩
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當初不及致詳甚至
斂怨爲德功令愈嚴背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
引經典明文以解于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
蘇軾奏朝廷赦吏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
實不能行于廟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吏胥因
緣爲奸若言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
好貨之主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
流涕祗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

件都是與唐臣陸贄商畧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己中心慚汗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諂頌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羞之不與爲伍子孫羞之不以爲祖易曰或承之羞似日日是

一場羞與他其初併托謙恭下士之跡也會哄
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
貴近禮也如此謂之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
切的謂之宗是做得身心性命之主的這樣人
最易疎失了他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
後方可靠做主如三公可倚著他論道經邦如
三孤可倚著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著他倡
九牧阜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
警急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

在猶是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鬆了
初亦覺有甚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精神懶散
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和若是無
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宮妾亦如此
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欲來不得似乎
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然悅豫動必以禮
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愉中心安樂處何等
樣和為綱常倫理之主其必于制事制心之際
嚴分節愼而后可臣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



惟

皇上節一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道
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有切
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惟心裏
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嗜慾淡泊
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之欵會自見
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不朽之業此謂
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行不足豈有要敏

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容易說出來須兢兢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謂慎言這等孳孳力學又不敢自以爲是必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非務要着實訂證一番不使差謬葢從虛明無欲中來學之源極清自己有權衡定主所取的模範又端楷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無一物念念進修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聖明舍己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率作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實訓曰昔范仲淹居位每日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即看詳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寬五日一時諸臣皆能竭力贊襄佽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方不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安一語可見土木一事猶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務又誦就有道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不是實學這

文華殿是

神祖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處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
過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芻蕘之言
仰冀　採擇

經筵講章　崇禎三年八月十二日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即至善惟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體上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倡謇諤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昌言之訓形諸讚歎曰都帝愼乃在位今蒸民粒矣萬古之平成巳開

兩階之干羽來格君職要乃位乎天德愼之哉
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此保邦致治格天
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正位乎上志氣淸明
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
之曰俞有若决江河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愼
位道理一一闡發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
之止是從危微界别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
保合盡天理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
了惟其主宰凝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

人心的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决曰惟幾一念和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即從察會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既拈出安汝止三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風雷雨弗迷非自家張主得定何能如是又如夔夔齋慄烝烝又不格奸非從天性幾深處潛移嘿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自家體驗出來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處當是時帝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便拔去沮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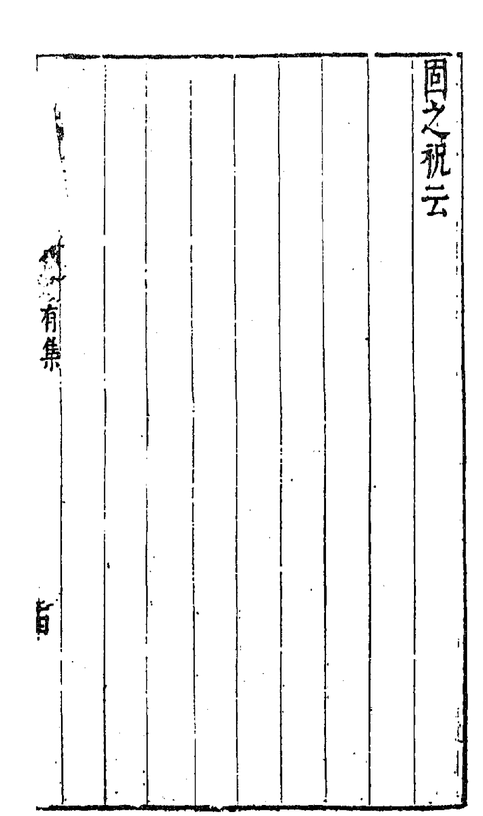
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弼直大臣之職在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帝心帝心至精其弼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之地帝心防微杜漸其弼無處不嚴衣袽之備謹戸牖之防從來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眞說得徹未有不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即工僅一隅强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岳牧庶尹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海隅日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

臣擔荷非輕安敢不直又如稼穡工虞兵刑禮
樂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
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乘
四載隨山刊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緘默
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難那時
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本然而無
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諫者在廷皆
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即天之動萬古天心
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制作皆從情性上謝

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
緊相維係自然億兆人之心輳集迎合于帝心
而四方翕然從欲丕應徯志箇箇先志以迎其
事業巍乎煥乎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
康帝自安止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愼位而
天之申命亦大可見矣葢天生聖主只爲幾箇
百姓帝廷之上既命禹又命稷既命契又命臯
陶一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使百官在
在布寬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

所以丕應傒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之
申命天有天之申命萃焉嘉氣此謂主聖臣直
萬古極治已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日月之至明
而養其貞安安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
率作興事之一時也臣伏覩雷火徵　天心仁
愛薊險粗飭矣宜及時而盡覈墩臺曠疎　齋
宿警下民其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疏

賊滋蔓絕勾連詐斂之釁則奴氛必除清貪暴
蠹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實則召
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省無以恢
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畿而達沿邊
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兇雪恥之謀備廣寧而
絡四衛　好生施會寰宇則於無生中求有生
納諫喜溢臣隣則於有過中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謨以仰祈天永命萬年孔



固之祝云

丙寅冬早　朝集精微科與同館兄弟商

日講及不請

勑命紀事

同年會　朝凡數人語余曰　日講侃侃既聞耳矣今入春將講何書余曰爲政以德三章曰可得聞乎曰爲政以德不以刑亟清錦衣鎭撫究獄便是北辰有主放大光明一天星逼亮起來有驚而止之者縣曰詩三百章何解曰魯公君臣上下皆要牧馬蕃庶心心念念在這一匹

馬上便是無那思馬斯滅矣今聞山海關軍士
奪馬食爲已食止將一半賣草豆喂養只因自
內及外管馬官員念頭全不照管馬匹焉得不
瘦且斃又問道之以政章如何曰　朝廷省刑
罰士大夫存廉耻天下太平矣時大帽羅列卿
者皆目爲較尉也是日　朝罷忽傳　旨南直
隷講官以後不要講四書改講書經未幾閣派
應講璧經至而余削奪除名矣先是諸兄弟集
大廷或語曰年兄　誥勑某當効勞余曰不敢

曰惜費乎余曰省事曰省甚事余曰省一番削奪耳及歸巡簡司督弓兵追奪手持蘇松道牒內稱文陳郎未及考滿兩遇　覃恩豈無一及余從容令飲巡司茶復贈以錢徐曉之曰爲我告上司所貴乎　敕命者以榮子孫也今蒙削奪篋而藏之子孫所不榮敢乎哉巡司不從勁正告曰第一次不請因在館讀書無尺寸之功不願請也丙寅入　朝覲者不得其死不忍請也巡司故不從尋是令與鄰具保結而後去噫

倘謂不請可以省事孰知又生此多事乎哉